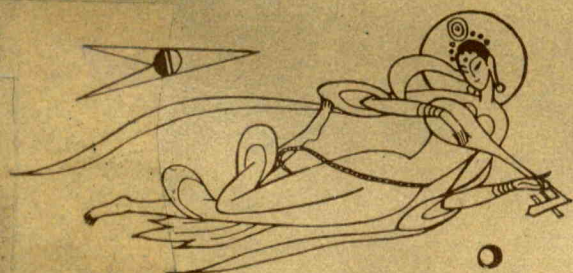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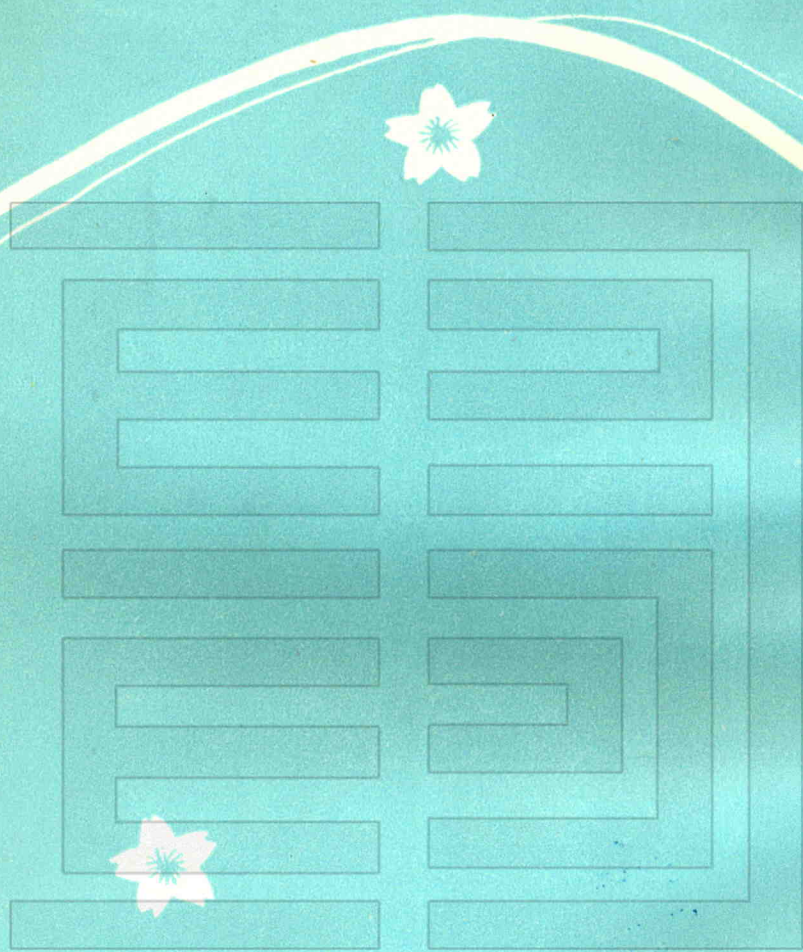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4.8181
(W)1747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8870

井上靖西域

I313.4

(W)1

0078577

〔日〕井上靖 著
耿金声 王庆江 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8577

647367



作者像

序

冰 心

中央民族学院的几位教师翻译了井上靖先生的《西域小说集》，请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我既不懂日文，又没有去过祖国的西北，对于原著中的景物和翻译的甘苦，我都无从充分领略，但是井上靖先生是我很知心的日本朋友，又正因为没有去过西域，我要从井上靖先生这本历史小说中来认识了解我自己国家西北地区，当年的美梦般的风景和人物。这是我欣然执笔作序，并衷心欢迎这个译本出版的原因。

我和井上靖先生的初次会见，我已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曾到井上先生家里作客。我看到井上先生满屋满架的书，会见了热情好客的井上夫人，还有井上先生的小女儿——佳子姑娘。她活泼聪明，十分可爱，尤其是她脑后垂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发辮，和中国的女孩子一模一样，见过后很难忘掉。那天井上先生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作。他知道我不懂日文，还送我一本英译的《猎枪》。

此后，我们的相见就频繁了，二十余年的往事中，画面重叠地闪过我的心幕。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东京，背景有中国的山色，有日本的湖光，无不情景交融，依依如画！最后的一张画面是1981年我病后家居，井上先生和夫人，还有中岛健藏夫人，一定要亲

来慰问。我的客室又小，我们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促膝谈心”了！那次的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永不会磨灭的。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期，《井上靖西域小说集》的译本付印了。井上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汉唐文化和中国西域地区，有了极深的爱慕和向往。正如山本健吉先生为原著所写的《西域小说集解说》所说的：“总而言之，可以说井上先生在有关西域的作品里，寄托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孕育着的梦。那个梦是浪漫主义的憧憬……我确实感觉到了愿意撰写这种小说的作者的热情。”但井上先生在写这本小说集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西域，正如他在这译本的序中所说的，他写作的资料“有的是仰仗于正史材料体现的，有的是依赖于稗史材料表达的，都是没有到实地考察游览过，而提笔一挥而就的”。

他又说：“由于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光辉时代，承蒙中国方面的盛情关照”，他两次到了河西走廊，三次到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历了他自己小说中的舞台。虽然西域古代历史已湮没在流沙之下，使得他感慨万千，但他在旅途辛苦之中，还是悠然入梦！他还是觉得“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每次井上先生从西北回到北京和我们相见时，就热情洋溢地和我们谈着他旅游见闻的一切，亲切熟悉，如数家珍。静聆之下，使我敬慕而又感动。

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的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他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

序

井上靖

《西域小说集》是一部收录了九篇取材于中国历史、一篇（《风涛》）取材于朝鲜半岛历史的小说作品集。这些小说的主题，有的是仰仗于正史材料体现的；有的是依赖于稗史材料表达的。总而言之，我想可以统称之为历史小说。

《西域小说集》中所收录的十篇小说，均是发表在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取材于南朝鲜的《风涛》一篇之外，其余各篇全都是没有到实地考察游览过，而提笔一挥而就的。

在这些小说中，《僧行贺的泪》、《天平之薨》这两篇是以西安（唐朝的京师长安）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的；《苍狼》、《漆胡樽》、《狼灾记》这三篇是以中国边境地区作为作品中主人公活动的场景的；而《敦煌》是以河西走廊地区作为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的；《楼兰》、《异域人》、《洪水》等则是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作为小说的主要舞台的。

我前往作为这些小说的舞台的地域去游历、实地考察，是在作品发表若干年之后了。我首次涉足河西走廊地区，是在《敦煌》成书二十年以后了；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依然是在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作为舞台的几篇作品问世二十年之后的

事；我到内蒙古地区去旅游也是在《苍狼》发表后，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

由于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光辉时代，承蒙中国方面的盛情关照，我得以两次到河西走廊观瞻，三次去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览，即游历了自己的小说的舞台。有许多人询问我，到这些地区去旅游，有何感慨。我目睹了作品的舞台已经全部湮没在流沙之下了，沧海桑田，确实令人感慨万千。作为小说《敦煌》的舞台的，无论凉州也好，无论甘州也好，全都被埋在茫茫的黄沙之下了。还有汉代的敦煌，唐代的敦煌，也全部被漫漫的黄沙掩埋殆尽了。古代的于阗也毫无二致，遭到同样的命运。西域的悠久历史全被埋在黄沙之下了。

在如此的旅行中，最感人心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前年我到西域南道的民丰、且末、若羌、米兰等地旅行过，即游历了属于西域南道的东部地带的诸聚落。尽管小说的舞台全都被黄沙吞噬殆尽，荡然无存了。然而，我却觉得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每天夜间，我在呼啸的风声中，高枕无忧，睡得十分香甜、安稳。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的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获悉这些小说，这次将经过中国的许多日本文学研究家诸氏之手翻译成中文。我感到非常荣幸。谨此向饱尝翻译辛劳的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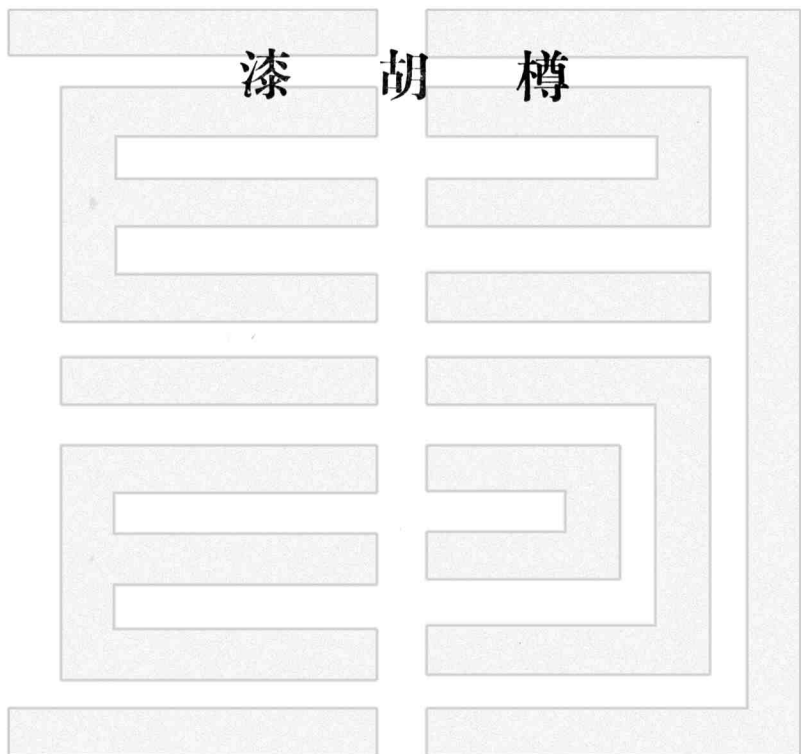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 于东京

（耿金声译）

目 录

序 冰 心	1
序 井上靖	3
漆胡樽	1
异域人	25
僧行贺的泪	43
楼兰	63
敦煌	109
苍狼	277
西域小说集解说 山本健吉	567
译者后记	584

漆 胡 樽



百余件正仓院的御物在奈良博物馆一楼展出了。

开展的第一天，是专为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与新闻报导有关人员等特许观众安排的特别参观日。因此也就看不到明天开始的一般公开展出时可以预想到的那种拥挤场面了。尽管如此，从放置御物的玻璃展箱前通过的边看边走的人流始终不断。这些被称之为特许范围内的参观者，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麇集到此地的。

在第一展室的“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献物帐”前面，有一个人和三四个学生模样的人结伴参观，他是我在像片上认识的东京大学的I教授。接着，我又在参观者的队列里见到了九州大学的M博士。也许对方记不得了，我曾和他同机到过新加坡。他那副衰老的面容，使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作为帝室的秘室，除一部分人外，不被一般平民所知道的正仓院御物竟破天荒地公诸于世，这好象给刚刚战败大伤了元气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光亮。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件正合时宜的事。这同样也是报界多年没有过的大题材，各报都象约定好了似的大加推崇，早在展出前一个月，就破格以过大的版面连日刊登展品的解说和介绍。看来这些还是起了作用，全国各地向博物馆申请集体参观的团体不可胜数。其中还有一个北部渔村称作什么会

的老人团体也申请前来参观，这种罕见的声誉，使筹办展览的当事人也大为惊诧。

我以新闻记者所固有的特点，首先走马观花地跑完了八个展室，然后又转回到第五展室，停在一个式样奇特的大型器物面前。它陈列在房间的角落里，牌子上注着“漆胡樽”。我受本社委托负责“俱乐部”杂志的创刊工作，准备在御物展览会上选择一件展物拍成照片，作为杂志卷头画的首页。于是我在漆胡樽面前站住了。

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的，从来跟什么美术呀，什么考古学呀没有一点缘分。虽然我脱离了本专业，但是会场里陈列的奇珍异宝，对我来说依然是对牛弹琴。顶多也不过是对一千年前就有了那种东西感到好奇，睁大了双眼去看罢了。诸如“天平献物帐”、“乐毅论”、“色纸诗序”等在社会上评价很高的古文一类书籍，我向来对它们抱着敬而远之，几乎是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只浏览了什么香炉啦，箱子啦，镜子啦以及好象玻璃器皿一类的工艺品。想不到这些物品保持的那种西欧风格的外形和独具匠心的美感，就连我也不禁感到稀奇。

我绕了会场一圈，边读着目录说明书，边将展品一一过目。当我想起用哪件物品来做卷头画的照片时，几乎毫不犹豫，一件东西闪进我头脑中来，那就是被称为“漆胡樽”的黑漆角形一抱粗的一对器物。目录解说里写着：

漆胡樽 一对 高度三尺三寸 （中仓）

具有放大的牛角般的特殊形状木胎幔布，外涂黑漆。铁制耳环上涂烧漆。上方能开口。估计为盛装液体一类的容器。所谓“胡”是指中国的西方，大概是外来器具的意思。恐怕是古代在沙漠旅行中装

水用的，分驮在骆驼背的两侧。

中仓的意思是指此物存放在正仓院的中仓。尚不知它作为资料的价值如何。这一点暂且不管，这一特别式样的巨大器物刚一映入我的眼帘，就牵动着我的心。它与其他展品不同，算不上什么美术品之类的物品，只不过是上古时期异国的一件器物罢了。可是我仔细地端详了一阵儿，不仅感到它周围的气氛格外地寂静，而且它那高傲挺拔的奇异形态刻在了我的心头。

我二次站到漆胡樽面前，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重新进行观察，但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我最初的印象做某些修正。

漆胡樽正如目录说明中所述，它是原原本本按照牛角形放大的。估计足有一抱粗。虽说是件器物，但又有别于其他器物，具有其独特的形状，倒不如说更象座雕刻。它朴素、刚健、庄重地摆置在那里，其姿态不觉使人感觉它有些自傲不凡。那些种类繁多的镶金包银、螺钿嵌纹、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在悄悄地显示其精巧的媚态，而漆胡樽伫立于这些展品之中，不免使人觉得不大相称。

不过，在漆胡樽奇异的外形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奇妙的魅力呢？我站在它面前，心情异常地平静。如果说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反响的东西才可以称作艺术品的话，那么漆胡樽才是纯粹的艺术品，而且可以说是这个会场里唯一最高的艺术品。

我决定用这个漆胡樽来装饰自己主办的“俱乐部”杂志创刊号的第一页。把它拍成大照片，充作卷头画，这个器物的体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这幅照片幸好尚未被任何新闻杂志所采用，这对我这个做为编辑的来讲，又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我离开了会场，径直走进博物馆的办公室。向身兼博物馆鉴查官和正仓院监理官双重头衔的沼代询问漆胡樽的解说是哪位执

笔的。

只见沼代一边不停地拿起电话听筒，一边回答我：

“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执笔人，假如京都的H教授还活着的话，或许多少知道些有关漆胡樽的事。”

这位好心的中年美术史家在那样的繁忙中，还是抽出空和我谈话。

“原先，光是写这个目录的解说，就大费了一番苦心哟！”

“京大的N博士怎么样？”

“不行，超出了他的本行。”

“那么K先生呢？”

我列举了自己所能回忆起的美术史家或考古学者的名字，沼代都逐个否定了。

“研究那一类东西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些领域的专家呢？”

“西域、印度还是蒙古……不大清楚。”

他说到这里，突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

“噢！有了！有个叫户田龙英的人，是个考古学者，是专研究漆类的。他性情古怪，要不要见见他？那人也许懂一点有关漆胡樽的知识。”

据沼代介绍，这个叫户田龙英的人，学习刻苦，曾攻读于K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的时光几乎都是在大陆上度过的。在考古领域中，有关中国方面的实际知识，是否在学术上加以整理了，谁也不知道。反正他的东西相当不少。尽管他未发表过什么论文，但已故的H教授等人还是很欣赏他的学识。不知在大陆干过什么事，他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从大陆飘然而归。现住在奈良的一座小破庙里。在这次御物展览会的一些具体事务上，得到了他的各种帮助。沼代又说：

“他不大肯会见生人，可是我去求他，他会见你的。”

次日，稍过中午，我到了奈良北郊的小寺庙，专程访问户田龙英。

院子里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院中正对面的书斋里，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杂乱堆放着汉籍和佛经。我和户田龙英隔着桌子对面坐了下来。他那小小的眼睛从眼镜后面射出冷冷的目光，的确给人以性情怪癖的感觉。但比我所想象的要年轻得多，个子也矮得多。尽管剃过的头已经秃了顶，可是顶多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他身居寺庙，但是看来并未入僧籍，还是身穿俗人常穿的蓝底白纹的和服。他懒洋洋地将一只手揣进衣内，另一只手端着茶，沉默地坐在我的面前。可能沼代已把我来访的目的透给了他，只见他徐徐开口极不高兴地说了声：

“那是块陨石。”

“陨石？”我不解地反问。

“除了陨石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称呼它了。它原来并没有名称，所谓漆胡樽，当然是后代人，恐怕是日本^①人随便起的名字。实际上，一经命名，除了这个民族学上的符号以外，就难以再用其他的名称命名了。就是如此，它原本就是古代民族的生活器具，不！应该说它就是生活，总之它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存在着豪放的祭礼仪典的时代。那时，在血腥的民族斗争的狂热中，也保存着和谐的音乐节奏。在青年男女相互求爱的动作中，也可以说保存着舞蹈的要素。这器物便是在那个时代，由当时代的人所创造出并使用过的东西。”

户田龙英一口气讲完上面的话，忽然又默不作声，恢复了原先那种冷漠的面孔，好象在说不用再讲了。但他见我也同样闷头不语，便略带几分严厉的口气说：

“您要打听漆胡樽干什么？”

我觉得他对我虽不抱歉意，但也没有什么好感。回答他说：

“我要刊登在杂志的卷头上，既然要登嘛，还希望有个较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你选中了漆胡樽？”

“也许是喜欢它的缘故吧！特别想把它刊登出来。”

接着我把自己对漆胡樽的感受简要地说明了一下。我是原原本本照实说的。因为据我多年作为新闻记者的经验知道，对于这种人除了直言不讳以外，再没有什么更好的武器了。

这一招儿果然奏效。

“你也喜欢吗？我也喜欢它。可真巧啊！”

户田龙英眼镜后面那种可怕的目光消失了，嘴边现出了几分亲切的样子，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你写。承蒙您专程来访，就讲讲我所知道的事吧！前面提到过的漆胡樽这个名字是后代才有的。可是现在我们说的时候，暂且假定早就有这个名称。还有，漆胡樽制造的年代，我是不清楚的。我准备从漆胡樽制造出二百年至三百年后开始讲。你先要弄清这一点哟！”

说完，他从桌子上挑了两三本笔记，又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并把好多书翻开，并排摆在桌上，象是要讲课似的稍微坐正了一些，他那不知什么时候又恢复了冷淡目光，落在了桌子上的一本笔记上面。